

蒲公英

退休後的日子



人一上了年紀，退休後，最不欠缺的就是時間。我在世紀大瘟疫橫捲我們這個美麗的藍色星球後，我是全菲第一批染上了新冠病毒的倖存者，名列全國首二百名新冠病人。

大病不死，於是，決定退休，整日閒賦在家，於是有了大把能讓自己揮霍的時間。說實在的，這大把的時間，也是不經揮霍的，從剛進入七十這門坎，一恍眼就要邁入八十高齡了。

古人有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要是我們把人這一生比著是一趟旅程，從哇哇墜地到耄耋老頭，我的人生之旅剩下旅程將無多了，只剩最後幾站，只有天知道。

每天起床，一眼看到的是早我起床的老伴，基本上我已算是與社會退了群的老頭，對於一些年青時熱衷的文藝活動，也是可有可無了，我是相看不厭，只有我老伴了。

我與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友約定，只要咱們的寶島上插上五星紅旗，重投祖國母親懷抱之時，我們一定要組團再次踏上這美麗富饒的台灣省。到那時候，幾位被台灣當列入黑名單的，也可以大搖大擺地一遊寶島風光。

記得我新婚蜜月之旅，就是台灣寶島，向當時的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共和國有關

部門申請入境簽證，當時老伴還是「中華民國公民」，我們的簽證很快就批準出來。

奇怪的是，我的護照裡面夾著那張我填的申請表格，表格上在中文姓名括號裡又寫上了「蒲公英」三個字。有關方面不僅知道我的中英文名字，連筆名也一清二楚。

我有些朋友列入入境台灣的黑名單，可見當時尚未解放的台灣，在菲律賓對華社瞭如指掌。

祖國的寶島台灣將以什麼方式回歸呢？是「北平模式」或「天津模式」。現代的傳作義在那裡。當然，最最理想的方式莫如香港模式，或澳門模式吧。我們要看的是一個毫髮無損的寶島，而不是滿目瘡痍的台灣，那畢竟是蔣家父子與千萬台灣同胞建設的台灣。

我與老友們衷心祈望那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台灣。

台灣問題解決後，希望能解決琉球問題，還琉球百姓一個完美的家園。

讓他們獨立建國後，而回歸祖國母親的懷抱，畢竟琉球人向血管裡流著的也是炎黃子孫的血液。

琉球群島不是小鬼子的，以前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是。

讓鬼子們與牠們的扶桑三島沉入海底，這地球很大，容不下世界各族人民，除了小鬼子，因為牠們不是人。

我退休後，除了讀書，塗塗寫寫，瀏覽視頻，過一日就是少一日，畢竟我已是一個耄耋糟老頭了。

2026年1月26日

老油條

何謂「使館之友」？



陸續續走入宴會華社名人，其中許多套有「使館之友」帽子，當然是滿面春風不可一世，風神十足，頓然使我連想那段閃閃躲躲黑暗歲月！不堪回首發黃疼痛往事，衝擊著突來靈感驅使寫下這篇何謂「使館之友」拙文……

從呱呱墮地嬰兒，至耄耋鬢髮斑白。歷經日寇蹂躪童年，遭遇政治迫害洗禮。等來了菲中建交年輪……。作為一位土生土長華裔菲人，那是1975年菲中宣佈正式建交，我終於踏上了父親生長的土壤，第一次遊走廣州街道，帶著滿腔疑惑和厭倦生活民主國都一雙眼睛，眺視社會主義街頭熙熙攘攘過往人群，湧入眼簾觸感的是種落後陌生的世界，是新奇卻又帶著滿懷傷感，且又深深慶幸自己，上帝賜與我的是那麼愜意的生活。身上穿著的衣服成為街上行人異類目光的呆滯，街道穿梭男女都是白色襯衫，藍色長褲，四周樓宅簡陋老舊是第三世界貧瘠的風貌，與當年菲律賓馬加地高樓大廈繁忙地段，相差一萬八千里……雖然我是國民黨薰陶走出來學生，但從沒輕視看衰父輩生長的故國，只是帶著極端沉痛心情默默走完所謂廣州繁忙街段……。因為我曾詳讀舊中國走過艱難辛酸，遭遇列強屈辱和積弱宰割日子，所以我總帶著另一雙從苦難走出歷史的眼睛，扛著那股同情和認同現實，拿著父親襯託電話號碼聯絡在廣州傅秋源叔叔，電話裡自我介紹了自己和父親名字，大約二十分鐘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賓館門前，走下了傅秋源先生，還有一位是沈福水先生，雖然，大家都是第一次見面，都有同感深覺有點相見恨晚，一見如故，當時酒店餐廳沒有今天金碧輝煌，五彩繽紛，但它寬闊清潔，走入私人訂約餐室，傅沈兩位先生詢問父親近況和菲律賓華社處境如何，我一一講述本地華人在國民黨時期受到的迫害，在白色恐怖年代，多少無辜華裔因禁僑案被架誣成共嫌入獄，甚至商報于氏兄弟也被架誣成共嫌而遭配到台灣受審……。還有幾位華社領袖在菲律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初期，為了要在商總掛起五星紅旗與國民黨在商總的勢力鬧得雞犬不寧……。

餐後告知傅秋源和沈福水兩位叔叔，兩日後我要去北京旅遊，傅秋源叔叔給我一個電話號並告知到北京必須要跟從菲律賓回國歸僑時任僑辦主任的許志猛老伯聯繫，

這時我才知道傅秋源叔叔是駐廣州僑辦負責人，而沈福水卻是駐廣州中共統戰部主任……七十年代尾傅沈兩位叔叔要退休前，要我再回去一次，他們要介紹那些接班的新任人與我相識，但因當時扛擔家庭謀生重担無法分身，從此斷了聯繫路線……。

委其實，現如今華社曾經歷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國民黨控制僑社時白色恐怖追殺的老華僑，屈脂算算確實剩下的寥寥無幾了……這些才是真正的中國之友……。委其實，從菲中建交1975年開始，若沒有記錯一直到2020年，華社從未曾聽到有「使館之友」這種術語花召，2021年後的這幾年才聽到華社有人被封上「使館之友」授與獎牌，尚且像似年年有「使館之友」封號這齣戲，這倒也是對各報社都有好處，對那些封上「使館之友」的人，也可藉機登報風神風神一下自己，造就自己知名度……。最近有些讀者向筆者提問要成為「使館之友」須要什麼資格才能選中，以什麼標準來衡量，才能戴上「使館之友」這頂光環十足帽子？而那些經歷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冒坐牢底硬漢站在祖籍國一邊，遭受蔣幫國民黨狂風暴雨險惡殺戮，驚濤駭浪白色恐怖迫害成共嫌的老華裔，這些人又算是今天使館的什麼呢？咱們這些配得上是「使館之友」嗎？還有那些廣大沉默華社的普羅大眾，咱們又是使館的什麼呢？從1975年到2020年菲中建交四十五年後，才在2021年使館才設立這個「使館之友」獎項。「使館之友」這頂榮譽帽子是表彰那些為中菲做出貢獻的華裔華人，同時也是旨在獎勵長期致力中菲友好事業人士，支持使館工作的菲華各界人士和團體。近幾年來一些被華眾看得刺眼不慣，被封為「使館之友」的阿貓阿狗們，咱們一些華眾不禁帶著疑惑又無奈的眼神在發問？，這些受封為「使館之友」的華社人士，真的為使館做了什麼有益工作？他們曾為搞好菲中友好關係做出什麼貢獻？他們做了什麼支持使館的外交工作？今天華眾們帶著千百倍誠摯求知慾望，希望那些冊封為「使館之友」人士，在激情歡慶過後，在風神登報弘揚自己的同時，捫心自問能否隨著賀詞慷慨巨昂地寫出自身為菲中友好，為使館做出什麼有益的豐功偉績嗎？好讓咱們這些廣大無知，懷著滿腔嫉妒又羨慕的華眾們，有個心服口服……。

稿於2026年1月28日

林輝煌

一部電梯承載的孝行大義



清晨的陽光灑進南安金淘鎮敬老院的院落，護理人員輕輕按下嶄新的醫用電梯按鈕，穩穩地將坐在輪椅上的老人送下樓，去感受戶外的微風和暖陽。這個如今看似平常的場景，在幾個月前還是一種奢望。改變這一切的，是一部由愛心澆築的電梯，而這背後，是一個關於孝心、公益與文明新風的動人故事。

據《南安融媒》12月17日報道，近日，南安金淘鎮僑親、菲律賓棉蘭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創會會長吳忠清先生在母親九十大壽之際，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簡辦壽宴，將節省下來的13萬元，悉數捐贈給家鄉的金淘敬老院，用于購置這部亟需的醫用電梯。這個決定，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一顆石子，激起的漣漪遠不止于物質層面的改善。

首先，這是一次「孝」的昇華與重新定義。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為長輩隆重庆祝壽辰，是表達孝心、彰顯家族興旺的重要方式。然而，鋪張的宴請有時難免流於形式，甚至成為負擔。吳忠清先生的選擇，跳脫了傳統的窠臼。他將對母親的

「小孝」，轉化為對桑梓長輩群體的「大孝」。正如他所說，這是為母親送上「福壽綿長」的祝福，更是讓母親的壽辰擁有了超越家庭範疇的社會意義。這份壽禮，不再局限於觥籌交錯的祝福，而是化為了數十位老人日常生活中的便利與安全，化為了一份實實在在的福祉。這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推己及人，是對傳統孝道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孝」的內涵更加豐厚，境界更為高遠。

其次，這是一次「移風易俗」的生動實踐與模範引領。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力倡導破除陳規陋習，推進移風易俗，減輕人情負擔，樹立文明新風。然而，理念的倡導需要具體、感召、可效仿的榜樣來落地。吳忠清先生的善舉，正是一個絕佳的示範。他沒有空洞地響應號召，而是用最真誠、最務實的方式，給出了「喜事新辦、簡辦」的完美答案：將原本可能消耗在宴席上的財富，轉化為解決社會痛點的公共產品。這遠比任何口號都更有說服力。他坦言，這是「應盡的責

任」，這份自覺的擔當，極具感染力。可以預見，這樣的榜樣力量，必將如星星之火，帶動更多鄉賢僑親乃至普通民眾，重新思考如何讓重要的人生儀式過得更有價值、更有溫度，從而凝聚起推動鄉村、社區文明進步的強大合力。

再者，這為新時代養老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社會協同」的溫暖註腳。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銀髮社會」的到來對養老服務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金淘敬老院的故事生動地展示了，優質的養老服務，離不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良性互動。政府層面，建設了標準化的敬老院，並積極對接資源、排憂解難（如幫助對接電梯需求）；專業機構層面，敬老院團隊努力提升星級服務，完善細節；而社會力量，尤其是像吳忠清先生這樣的愛心人士，則填補了關鍵短板，送來了「及時雨」。這部電梯，連接的不僅是樓層，更是政府、市場、社會與家庭之間的責任與關愛。它讓「老有所安」從藍圖變為觸手可及的現實——92歲的吳阿婆那句「住在這裡很舒服！子孫們也很放心！」，以及她與老伴在院內「講古」的熱鬧場景，正是這種「協同養老」模式最溫暖、最有活力的成果證明。

從為母親祝壽，到為眾多「父母」解憂；從一場家庭的歡宴，到一件社區的實事；從個人的孝心表達，到引領風尚的公益行為。吳忠清先生的故事雖不宏大，卻足以動人。它告訴我們，慈善並非不可或缺，它可以在最樸素的人之常情中生根發芽；文明新風也非抽像教條，它可以融入每一次具體的選擇，讓傳統美德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如今，那部在敬老院裡平穩運行的電梯，每日昇降之間，運送的不僅是長者的身體，更承載著一位遊子對故土的反哺之情、一位孝子對母親的至深之愛，以及一個社會對「如何更好地老去」這一命題的深切關懷和務實回答。孝行大義，溫暖人間。當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這樣的方式表達情感、回饋社會，我們所期待的那個「老者安之」的和美畫卷，必將愈發精彩、真實。

（2025年12月17日18:00急就於柳城街道辦事處）

陳衍德

我的《旅菲日記》



1992年3月14日是我第一次出國的日子，目的地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一上飛機我就攤開小本子開始寫日記：「……現已坐在飛往馬尼拉的飛機上……9:35飛機起飛。此刻蔚藍的大海已在眼皮底下……11:28飛機降落在馬尼拉阿基諾國際機場。你好，馬尼拉！你好，菲律賓！我終於踏上你的土地，來到你的懷抱！」我的《旅菲日記》就這樣開始了，一直寫到次年3月9日我離開菲律賓的前一天（其中回國17天未寫日記），總計345天。

我為什麼寫日記？「日記會流露出很多掌故或八卦、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想法，這是想抑制也很難做到的。同時，當時記下的事，表達的是當時的想法……所以，讀日記，會有自然、真實、親切之感。」這是一篇談日記的短文說的。我為什麼為旅菲期間天天寫日記？「我的菲律賓之行像是冥冥中命運的安排。曾祖父、祖父、父親，一個個從歷史的雲霧中向我走來，向我招喚：來吧，來到這片我們曾經生活過的土地上，體驗一下家族先人們的憂患與追尋……」這是事隔多年後我為自己的《旅菲日記》寫的序言裡說的。

作為廈門大學教師赴菲交流計劃的一部分，我本應在亞典耀大學聽課、研習。然而抵菲後不久，我得到一個住進馬尼拉唐人街的機會，便向亞典耀校方申請改變計劃，轉而從事華人社區的調查研究。校方慨然應允，主持交流計劃的洪先生也為我提供了諸多便利，使我得以如願。我的日記之主要內容，便是我在唐人街的生活。那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啊，既忙碌又有趣。交心式的深度採訪，整理訪談資料的緊張工作，與華人朋友們的頻繁互動，包括參加他們的交際，以及社團活動、接受他們的宴請、參觀他們的商店和企業，等等。重溫我的日記，我又回到那些被重重的親情和友情所環繞的日子。

說到親情，我的姑父蘇維熙醫師是馬尼拉崇基醫院的創院院長，姑父姑媽一家在這一年裡對我的關照，在我的日記裡處處可見。抵菲第三天，表哥就帶我去知名的裁縫店Kingsmen做衣服，花了不少錢，「我對表哥說：『今天我要知道你帶我到這裡來，恐怕就要躲藏起來不敢見你了。』他聽了哈哈大笑。」（1992年3月16日日記）我的大伯父是祖父的長子，半個世紀以前是剛移居菲島的一家人的頂樑柱，當年他對時值青少年的父親的關懷照顧，又重新體現在我的身上。

說到親情，我的姑父蘇維熙醫師是馬尼拉崇基醫院的創院院長，姑父姑媽一家在這一年裡對我的關照，在我的日記裡處處可見。抵菲第三天，表哥就帶我去知名的裁縫店Kingsmen做衣服，花了不少錢，「我對表哥說：『今天我要知道你帶我到這裡來，恐怕就要躲藏起來不敢見你了。』他聽了哈哈大笑。」（1992年3月16日日記）我的大伯父是祖父的長子，半個世紀以前是剛移居菲島的一家人的頂樑柱，當年他對時值青少年的父親的關懷照顧，又重新體現在我的身上。

萬聖節那天，我跟隨大伯母和堂弟前往華義山掃墓。大伯母逐一向我講述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一生的經歷，「伯母告訴我，她家祖籍廈門禾山洪山柄，祖父洪三多很早就來菲，靠自己的奮鬥發了家……洪家敗落後，店舖關門，房產出售。往昔的榮華一去不復返。這也許是禾山人枯榮不定的典型吧？」（1992年11月1日日記）伯母對此並不隱諱，把我當作自家人，使我接受了一次生動的菲華歷史教育。

1993年春節是我第一次在國外過年，馬尼拉唐人街的節慶自然是關注的焦點。正月初一那天，一早我就去了大千寺和信願寺，現場體驗信眾們朝拜神靈和祈求福佑的氛圍，還不忘向採訪中認識的法師和僧侶道聲「恭喜」。節慶的高潮是舞龍表演。「在阿巴山道示街即將到花園口的地段，看到一隊舞龍的人正在一家商店前舞龍。店門口用線吊著一個紅包，幾個小伙子在鑼鼓聲中賣力地舞著龍。只見龍頭向上一仰，欲衝紅包，可是技術不夠高超跳躍了三次才用龍嘴將紅包叼下來（其實是一支手從龍嘴裡伸出來將它扯下來）。這就是常聽這裡的人說的春節舞龍了」（1993年1月23日日記）。在那一刻，異國他鄉變回了故國家鄉，我和這裡的華人感同身受……

當然，菲律賓本土的民俗風情也對我很有吸引力。5月份大馬尼拉各街區的「社慶」（當地人稱為Fiesta）相繼展開。月底的一天，堂弟邀我和他一起前往巴西市一處公園觀看五月花節遊行（社慶的一種形式）。「今天這裡的遊行是年輕姑娘盛裝打扮的遊行，每個姑娘都有不同的打扮，大概是民族服裝。姑娘們面目姣好，不少還相當漂亮，皮膚都很細膩白皙……每位姑娘都有一位男士陪伴左右，另有兩個男子舉著木製橫幅，上面寫著姑娘的名字。當遊行隊伍走過來時，兩旁人群頓時歡呼起來。有幾個特別迷人的姑娘，據說是演員、明星，走過來時更是激起一片喝彩聲、尖叫聲……姑娘們頻頻向周圍的人們送去秋波，招手致意，更使人們的狂熱達到高潮。」（1992年5月31日日記）

如果說日記是「經」，那麼訪談錄就是「緯」。經緯交織，構成了我在唐人街生活的全部。日記裡有許多感情因素，正可補充以理性為主的訪談錄。

日記裡那種異域鄉情是如此刻骨銘心，如此終生難忘，其文字背後的故事，還是值得鋪陳展開的。這些故事的細枝末節，將留待另文講述。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ñ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